

任大霖 著

客戎在掙扎



喀戎在挣扎

任大霖 著



喀戎在挣扎

任大霖 著

韩 硕 插图

陆震伟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89,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 R10024·4127 定价: (四)0.3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青少年生活的中篇小说。

小说描写一个工读学校学生梁一星，他既勇敢又怯懦，既聪明又愚昧，犯了很多错误，差一点堕入深渊。在高磊老师的关心、爱护、启发、引导下，交出了暗藏的匕首，决心向昨天告别。在险恶的情况下，他不畏强暴，协助公安局逮住了流氓集团的为首分子，成为一个勇敢而正直的人。

作品构思精巧，寓意深刻，作者以简练的笔法，巧设悬念，开展故事，塑造了老师、家长和几个不同类型少年的形象，对加强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天底下的事情，真是千变万化。有些事，你能捉摸到；有些事，你连做梦也想不到。眼下，L区工读学校就出了一件叫人捉摸不到的事：梁一星在半夜里跳窗逃跑了。

工读生逃跑，本来也不算稀罕事，L区工读学校建校两年来，根据钟校长的统计，一共发生过各类逃跑事件九起，共十六人次。可现在这个第十起逃跑事件，却不是发生在一般学生身上，而偏偏发生在“值日队长”、学生会副主席梁一星的身上；不发生在别的时候，而偏偏发生在梁一星受到学校表扬，报社记者来找他谈过，准备写篇报道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件怪事了。

头一个发现梁一星“失踪”的，是他的好朋友牛大海。牛大海跟他一个床，睡在上铺。天亮以前，牛大海被尿憋醒了，起来上厕所，发现梁一星的被窝是空的，起先也没在意，放倒头又睡了。可睡了好大一会，还不见梁一星来，窗外透进来白蒙蒙的曙光，附近工地上一只水泥搅拌机“隆隆”地响了，牛大海知道已经快五点了。这家伙，觉不睡，跑到哪里去了？牛大海抬起身，朝宿舍各处探视，只见同学们都睡

得好好的，连梁一星的影子也不见。牛大海虽然粗鲁，也起了疑心，赤脚下来，轻轻开门出去，从走廊到楼梯，又穿过小操场，连半个人影也没有。怪哪，这家伙钻到老鼠洞里去啦？推推中门，这扇厚厚的隔断男女宿舍的大铁门照例锁着，从这儿是飞不出去的。那么，那铁窗呢？紧靠宿舍后边围墙的唯一出口，就是那扇钉着铁栅的窗户，牛大海奔过去一看，惊得嘴巴张开好久合不拢，只见那窗上拇指般粗的铁栅，已被撬弯了两根，露出一个空隙，刚好一个人钻得出去。——用不着多想，连傻瓜蛋也知道，梁一星“扯路”了。

牛大海挠挠头，忍不住叫了声：“嗨！”这声“嗨”主要是惊奇，也带着极大的愤慨。他没有多想，马上跑去报告值班老师李文蔚，李老师立刻跑来察看了被撬坏的铁窗，然后把全体男生紧急集合起来进行点名，结果发现除了梁一星之外，谁也没缺。这时，每天来得很早的钟校长骑车来上班了，听值班老师一汇报，也吃了一惊，立刻布置全体同学仍按照规定进行早锻炼，早自修，他和李老师在校园各处进行仔细的检查，结果在男生宿舍外边的走道上找到了一只纸团，摊开一看，只见被撕破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

钟校长：我……

虽然字体潦草不清，但钟校长和李老师都认得这是梁一星的笔迹。

在纸条背面，乱七八糟地写着一些字，不知是谁的笔

迹。

……伸

……深重

……福共享

…迁不忘本

正在研究，忽然牛大海气急喘喘地奔过来，嚷道：“匕首，那把匕首被偷走了！”

“什么匕首？”钟校长问。

“就是校史陈列室里那把匕首。”

他们急忙跑到校史陈列室，只见窗子被撬开了，靠窗的陈列品已被踩得乱七八糟，但什么也没缺，就在“和昨天告别”的那一个部分，原先陈列着凶器、赌具、香烟和同学们自己写的批判过去犯罪行为的文章，现在，展品被粗暴地扔在地上，而那把匕首却不见了。

钟校长心中在激烈翻腾。从种种迹象看，梁一星不但逃跑了，还带走了他用过的匕首。“和昨天告别”，这几个美术字就是梁一星自己写的；把他过去打架用的一把匕首作为展品陈列出来，也是他提的建议，而现在，这个第一批工读生中进步最大，全校学生中的骨干之一——梁一星，却偷了自己的匕首，越窗逃跑了！

即使是十个工读生同时逃跑，对钟校长的打击也没有这么大。他抚摸着墙上“和昨天告别”那几个字，下意识地

把揪钉一个个地揪紧。右边太阳穴在发疼，胸口感到沉闷。每逢工作中出现挫折，他就有这种感觉。他下意识地把手上的展品捡起来，一件件放好，并强迫自己镇静下来。边上的李老师和牛大海已经看到钟校长苍白的脸色和紧皱的浓眉，知道钟校长正在努力克制自己心头的激动。

“快组织力量追寻。”钟校长用低沉的声音对李文蔚说，“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追回来！”

李老师朝值班室急急走去。怎样处理学生逃跑事件，这里的每一个老师都有丰富经验。钟校长看到牛大海还呆呆地站在边上，便说：“大海，你愣着干吗？梁一星不在，这个星期你代他做值日队长，快去领同学们早操。早操完了，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牛大海走了。陈列室里只留下了钟校长一个人，他茫然回顾了一下，把脑袋埋在臂弯里，深沉地叹了一口气。他感到心窝里在一阵阵发疼，好象被人用匕首戳了一刀似的……

亲爱的读者，这不是一部惊险的“推理小说”，如果你想从这里读到黑夜的跟踪，神秘的接头，以及冒名顶替、凶杀搏斗……等等，你一定会失望。本文作者只是记录了一个发生在教育战线上的真实故事，当然，人物的姓名和某些情节已经作了更改。

这时，传达室的老师傅，驼着背，迈着罗圈腿，走到大操场边上的土台旁，“当当当当”地敲响了挂在电杆木上的半

截钢轨。这美妙的“钟声”意味着吃早饭的时间到了。

当钟声传遍全校的时候，关于梁一星逃跑的消息，也几乎已经传遍了全校。人们没有公开谈论，消息是通过悄悄的一句话，几个字，伴随着惊愕的表情，或者一声“啊”的惊叹来传递的。很多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也有一些人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希望它是真的。当同学们已经在饭桌旁坐好，值日生端来饭菜，一切就绪时，牛大海代替值日队长叫了口令：“起立，立正！”

站在门口的钟校长，仍然象平日那样笑容满面，向大家点点头，亲切地说：“好，同学们吃吧！”

“坐下！”牛大海的粗嗓门也跟平日一样响亮。一坐下，他两口三口就把盆子里的三两馒头和一碗粥全“解决”了。

情况如常，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但在有些人的面部，忍不住流露出一种惶惑的表情，好似在说：梁一星呢？难道他真的……

在老师吃饭的那个小饭间里，人数寥寥，气氛严肃。住在家里的老师们已经陆续到校，几位身强力壮的男老师，听李文蔚一说，早饭也不吃，马上推出车子，分头外出追寻去了。李老师已经把该打的电话全部打了，包括梁一星原先上学的学校，有关的派出所，里委，请他们密切注意，有什么动向随时联系。现在李老师正在等各方面的回电。钟校长则和几位老师在研究梁一星最近的表现和思想情况。大家都忘了吃饭，老炊事员拿着个勺子坐在那里跟传达室的老师傅闲谈……梁一星的逃跑，给工读学校所有老师的心头

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刻，唯一还没得到这个消息的老师，是梁一星所在的男一班班主任高磊。这两天，高老师没有来校，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正以全副精力投入一项精细而艰巨的工作之中。这工作，既要付出充沛的体力，又要注入深厚的情感，它是形象的凝结，它是美的升华，它是心灵的呐喊，它的名字叫“雕刻”。

是的，高磊是工读学校的教师，但他也是一位雕刻家。如果可以把高磊的生命分成两半的话，那末他无私地把一半献给了教鞭，另一半献给了雕刻刀，此外，他什么也没有给自己留下。现在，他正在完成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已经花费了他将近一年的业余时间，美展筹备组决定要在不久即将开幕的本届美展会上展出，为了作最后的加工，美协和钟校长联系，给高磊几天“创作假”，让他在家进行创作。

这是一尊奇特的石雕像，约半人多高，雕的是一个半人半马的动物，它的下半身是马，而上半身却是一个英俊魁梧的青年，它正在奋力挣扎，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你看，它多么痛苦，又多么自信，下半身铁蹄翻腾，直立起来，就象要从地面上腾空而起；上半身呢，紧蹙双眉，睁大一双圆圆的眼睛，咬紧牙齿，头发直竖，浑厚的胸脯鼓得高高的，粗壮的双臂痉挛似的伸向天空，那结实的肌肉紧张地扭曲着……挣扎呵，挣扎，它正以自己浑身的力量，跟自己在作殊死的搏斗，要从这半人半兽的状态中挣扎出来。

谁看到这尊雕像，都会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啊！”



此刻，高磊正微微佝下他那高大的身材，左手握雕刻刀，右手握锤，在雕像的额上，轻轻地，然而沉着地补上一刀。这一刀过后，年青而彪悍的脸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使这张痛苦而充满希冀的脸庞，又带上了一丝忧伤而成熟的色彩。可是，如果你是工读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你更会感到一种亲切感，“他”——现在多么象某一个人呵，这人是你，是他，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但一下子，却又很难说出“他”究竟是谁。

高磊戒烟已经两年，但现在，嘴上吊着一支烟。十三个

平方米的房间，因为门窗都关着，屋内一片烟雾，地上丢满了烟蒂，再加从雕像上蹦下来的石屑和其他杂物纸屑，简直使人难以落脚。至于屋内的布置，更是杂乱不堪，从床铺到书架，从椅子到碗柜，全都摊满了各种书刊、衣服、碗杯、文具。虽然杂乱，但有一点却明显，这具雕像是全屋的中心，也是高磊生活的中心。人们一看就可以感到，高磊目前的生活是围着这具雕像在转。

高磊补了一刀以后，就停下雕刻刀，把嘴里的烟蒂吐在地上，用脚踏灭，又点燃一支，吸了几口，坐到圈椅上，久久地凝望着雕像。直到长长的烟灰落在他的膝盖上，把裤子烧了几个小洞，他才惊醒过来，扔掉烟，拿起雕刻刀，又在雕像的两边嘴角上“咯啦啦”“咯啦啦”地补上了几刀。这一下，这个半马人的脸上显出了一股稚气，但也更增加了一点坚毅的味道。高磊打量了一下，感到“他”的表情和气质，跟自己心灵里的那个形象更接近了一步，不觉满意地“唔”了一声。忽然，他感到一阵疲乏，肚子也有点饿，嘴巴发苦，这才想起自己从昨天中午吃了四两面条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而香烟却已抽了整整两包。

高磊随手把雕刻刀和锤子往桌上一丢，走到碗柜那儿，想找点吃的，可是翻了一下，锅里昨天吃剩的面条已经发出馊味，半只面包也长出了绿色的霉点，连碗里的几片红肠和榨菜也变质了。烧粥吧，他怕麻烦。冲杯麦乳精解解饥算了，可是一开盖子，发现麦乳精也结成了一大块，硬得跟“花岗岩”似的。这个连“花岗岩”也能对付的雕刻家，用汤

匙挖，用小刀撬，就是对付不了这块“麦乳岩”。他叹了口气，刚才上来的食欲又下去了。这时，他才感到工读学校那个已经退休而又被学校请回来主持伙食的老师傅，是多么的可敬可爱！

“电话！503室高家有电话！”从楼下传来一个老人的叫声。

高磊开了窗，把头探出去。

“高家电话，是学校打来的。”传呼电话站的退休工人，手里拿着一张小纸，对着高磊叫。高磊急忙下楼，接过纸头一看，上面写着：“工读学校来电，有急事，叫你马上去校。”

高磊皱起眉头说：“什么急事？”

“说是一个学生逃跑了，是你班上的。姓杨，也许姓梁，没听清。”老人尽可能详尽地传达着电话的内容。

高磊吃了一惊。他急忙付了三分钱的“传呼费”，回到屋内准备去学校。他把一块塑料布蒙在雕像上，然后，边穿衣服、皮鞋，边想：是我班上的，姓杨，那是谁呢？杨军？杨小根？都不是我班上的，如果姓梁，我班上只有一个梁一星，梁一星不可能逃跑，其他姓梁的又没有。……他的结论是：逃跑的学生或者不姓杨，也不姓梁，或者不是我班上的。但不管怎样，学校出了这样的事，他得马上赶去。

他推着自行车，刚要下楼，两个人慌慌张张地从门外奔了进来，看见高磊就叫了起来：“高老师，班上出事了，钟校长请你马上回去一次。”进来的一个是牛大海，另一个是学生会墙报委员，人称“小记者”的朱颖。

高磊边下楼，边急急地问：“逃跑的究竟是谁？”

“梁一星！”牛大海和朱颖同时叫道，声音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慨。

“梁一星？”高磊愣住了。良久，他又问：“是梁一星，他逃跑了？”

“昨天晚上跑掉的。是我头一个发现的。”牛大海说。

“是跳窗跑掉的。”朱颖补充说。

“喂，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啊？”高磊很严肃地看着两个学生，把他俩看得挠头搔腮的，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而高磊自己却很平静，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他俩的话。梁一星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全班的同学都逃跑了，全校的同学都逃跑了，梁一星也不可能逃跑。他干嘛要“逃”？他是完全自由的，学校早就宣布他可以走读，如果他愿意。再说，他“逃”到哪儿去？他没有家，唯一的亲人——妈妈已经宣布不承认这个儿子了，即使梁一星进步多么大，妈妈也不愿见他，家长会从来不愿参加。对于梁一星来说，学校是他的家，老师是他的亲人……难道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成了假象？要真是这样，那梁一星就是一个高明的骗子。

“高老师……梁一星他……”牛大海和朱颖不知该怎样向高磊来解释才好。说老实话，他们也绝不相信梁一星会逃跑，可事实又摆在面前，不信也得信呵。反正高老师一到学校，就会弄清楚的。

师生三个就这么隔着一条楼梯，愣着不说话。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打破了沉寂，钟校长也匆匆赶到了。

高磊一看钟校长来了，而他的脸色是那么苍白，神情是那么严肃，不觉一惊，呵，难道……高磊的心在往下沉。没等钟校长把车子放好，就问道：“老钟，你快说，这是真的吗？”

钟校长看看站在楼梯上的这师生三人，说：“老高，进去吧，到屋里说去。”

四个人一齐进了屋，钟校长还是没说话。高磊注视着钟校长的眼睛，又问道：“老钟，真的是他？”

钟校长慢慢地点了下头。

“哦，真是他！梁一星！逃跑……”高磊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地自语着。他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动。

“是的，梁一星逃跑了。”钟校长镇定地说，“高磊同志，我们冷静地商量一下……”

“不，不可能！”高磊那棱角分明的脸涨得通红，“梁一星为什么要逃？他逃到哪儿去？我不能相信！”高磊手里的一支烟没有点燃，被他捏得粉碎。

钟校长静静地坐在那里，只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太阳穴，脸色越发显得苍白。

是的，高磊怎么可能相信梁一星会逃跑呢？就在前天，他带梁一星到《青年报》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人生的道路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两人并肩骑着车，高磊问他有什么想法，梁一星说，他听了人家的发言，觉得自己比人家落后了一大段，他要用实际行动赶紧补上这一段距离。经过淮海路时，梁一星看到文具店有新产品的彩色粉笔，他说学校里出墙报的彩色粉笔不好使，常听“小记者”在叫苦，便下去买

了几盒。高磊问他为什么不开发票回去报销，梁一星说，不过几毛钱，算了。他去年年底领的奖学金还没花完呢。后来又买了两副特大号鞋垫，说是带回去送给牛大海的，大海的脚汗特别多。高磊默默地观察着，眼前这朴实而友爱的青年，竟然就是两年前那个蛮横而粗野，专好欺侮人的小流氓，这变化多大呵！他感到自己的精力没有白花，这两年来，他们这一群“工读园的开拓者”所辛勤播下的种子，总算开花结果了。

而现在，人家却对他说，梁一星逃跑了。那末，梁一星的什么“转变”呀，“进步”呀，统统是假的。两年来，高磊辛辛苦苦地建造了一座沙塔，轰的一下，全垮了。——这，高磊能接受吗？

钟校长喝了点水，看着高磊，慢慢地说：“老高，这事儿确实有点怪，很难令人相信。可是，事实又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不能不信。梁一星，确实是在昨天晚上越窗逃跑了，还带走了过去作案用的那把匕首，……而且，根据他原校提供的情况，今天早晨，有一位老师上班时经过龙华，看到他在龙华公园门口闲逛。可是等我们的老师赶去寻找，已不见踪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仔细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动向。”

高磊听到这儿，感到心猛地往下沉。呵，越窗逃跑，带着匕首，到处闲逛……这一切，从钟校长的嘴里说出来，就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高磊心里在翻腾，说不清是愤慨，是失望，还是悲痛。他走过去，突然伸手把蒙在雕像上的那块塑料布揭开，正在挣扎的那个半马人立刻显露在大家的眼前。

“啊！”钟校长、牛大海和朱颖几乎同时叫了一声，他们感到，这个半马人的表情是多么亲切熟悉，他们走近去仔细观看。

但就在这同时，高磊已经拿起锤子，狠狠地向雕像砸去。钟校长跳起来，扑过去阻拦，已经来不及了，锤子猛烈地砸在半马人的脸上，“砰！”一声巨响，火星四溅，雕像被砸成两段，并且从支架上倒了下来，跌在水泥地板上，碎成了几块。

二

爱和恨，是一对冤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爱和恨，又是两个兄弟，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以互相转化，爱可以变成恨，恨可以变成爱……

高磊是怀着对孩子们深深的爱，走上教育岗位的；两年以后，他心底的这种爱动摇了，萌发了恨；进工读学校以后，恨又转化为爱，但爱中常常带着恨。唉，听上去这象是从哪个整脚哲学家的著作中搬来的东西，可人生却就是这么复杂。在六十年代下半叶至七十年代上半叶，我们可爱祖国的学校里，魔鬼跟天使坐在一张椅上听课，真理被罚洗刷厕所，智慧被剥光衣裳在校园内示众，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被装在一只水泥搅拌机内，整整地被搅拌了十年。人们的心灵，象龙华苗圃里那些千奇百怪的盆景那样，统统被扭